

桑名前  
修遺書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

三



廿一日登彌山、彌山則巖島絕頂、群嶺所朝、量其高、以六十四步爲一丁、樹小碑、錄其數、自下至頂、總五十碑、周回七里、上以石奇秀、下以水清麗、中土肉肥膏、以樹鬱葱、天造之奇、世罕儔匹、或以天橋立松島巖島爲天下之三勝、好山水之家、品評詳悉、論量錙銖無復奪、此與彼者、庶乎公論也、釋曇暉有詩曰、大海中分玉女峰、娥眉翠黛爲誰容、我寄愁心遙相送、浪湧瑤臺十二重、讀之可領略雄壯之髣髴、然此詩全摸朱文公武夷二曲詩、九州人不知之、爲一世絕句之冠冕、亦可見學者百年前稀、讀程朱書也、余嘗游松島、今復上此山、其勢又將得及天橋立乎、履土人先導、一履一百錢、然必擇老而貞者爲可、不然、則不多熟古事、而探勝疏略、我之所履、得兼二者、登山僅六十步、溪流幽々、自樹底來、與石相搏而飛散、視溪所由、源未深而水俄集、以山之靈異、鍾清秀之氣、

石液木汁滲漉其有餘者有灑宮堂宇理新水落乎南崖之下縷縷如紡績出之曰白絲瀑有小亭以爲憩棲之所謂之中堂中猶中興之中當讀爲去聲其實非及山道上下之中但以其地勢緩弛而有水有木渴者得飲熱者得蔭寒者得儲衆者得容舍此而不堂不復得其所也或謂不然即讀爲平聲有全石爲山翼然上垂下虛曰南海石樹木未長或能望南海今在樹底而無所觀過此有華表有二天門製造古質像亦猛犴不凡立當門中當使諸障礙邪魔欲入而不得也岑巖中有石菩薩露立不覆梳風沐雨似示津梁之苦井水一口在其前澹而盈焉溪流已遠不可復下汲也左得支徑二大石相枕倚狀如屋廡其下祀天女無復別所有復就原路而上有大日堂兩楹間揭記文石川丈山所撰堂後大石層沓重累高數十丈道曲折通其間如蛇蟒出沒建小祠凡

石液木汁滲漉其有餘者有灑宮堂宇理新水落乎南崖之下縷縷如紡績出之曰白絲瀑有小亭以爲憩棲之所謂之中堂中猶中興之中當讀爲去聲其實非及山道上下之中但以其地勢緩弛而有水有木渴者得飲熱者得蔭寒者得儲衆者得容舍此而不堂不復得其所也或謂不然即讀爲平聲有全石爲山翼然上垂下虛曰南海石樹木未長或能望南海今在樹底而無所觀過此有華表有二天門製造古質像亦猛犴不凡立當門中當使諸障礙邪魔欲入而不得也岑巖中有石菩薩露立不覆梳風沐雨似示津梁之苦井水一口在其前澹而盈焉溪流已遠不可復下汲也左得支徑二大石相枕倚狀如屋廡其下祀天女無復別所有復就原路而上有大日堂兩楹間揭記文石川丈山所撰堂後大石層沓重累高數十丈道曲折通其間如蛇蟒出沒建小祠凡

二

五十餘所左禮右瞻前詣後拜雖篤信之人至此不得誠敬不散甚乎佛者之設教使人媿瀆不自堪又有一石飽然臨路若欲人抵觸者導者曰請慎側身避之若謬與之相衝必病疥瘡而不能免也命之曰染瘡石名山蔽澤之於物雖宜莫不藏棄存此怪惡醜害之物而不敢錮除造物者之量亦洪矣哉又有蒼石狀如傾甌側面歛穴碗大許蓄水不乾特與下潮汐盈縮同時染指嘗之清冷無鹵氣上下二石覆承相對焉僕出其間上痕類頭顱所觸下痕類足跡所躡謂之盲腹所衝以似道之耳其實非雕礮之所爲其餘又肩摩耳屬踰過伏出者數十處有一老杉客生石上其根與枝樛曲盤屈如未安其所謂之飛杉流俗相承云空海移居此山杉自高野山飛到其說類管公之飛梅絕頂翠巖露出無復生木以足頓其石鏗々然餘響入雲蓋石鼓類已坐此以觀東南

海是日幸美日、晴波恬浪、曳白紵青、爲經爲緯、一片玻璃盤上現、出百般景象、若夫四國之峰巒、絡繹繞外、三備之洲渚、蜿蜒伏中、不援不凌、雖固與斯山無相關、各自在其處、擅名勝之聲、使我今取捨不遺、雲烟不掩、風波不擾、以陪列壯觀、彼亦不敢辭而拒之、已而短暑西傾、割愛南下、雙石柱立、又一石屋覆其上、可以避風雨、其下空谷間寥無底、跨以板橋、履之遠響下應、足爲之酸、石龕安不動像、墀石嵌錢數枚、傳言向者有盜欲竊去佛前錢幣、其錢黏附自入石、不復得摘起、如神有惜之、毘沙門堂、有石川丈山武森士式二子之記文、木版肉書、懸之楣間、丈山初名重之、後改回、奉往

神祖爲待臣、從大坂之役、兵刃已接、鼓勇不自禁、敢犯軍令、擢衆顯功、乃退隱、期以不出世、數年以母老家貧、奉養不給、因復出仕

朝

安藝侯、非得已也、母死、即辭、以再遂終焉之志、此記其在安藝游此山之所作也、士式亦安藝支封赤穗侯臣、侯背反禮法、朝廷傷人、是以賜自盡、而其仇亦犯刑、免而不死、憤怨腐腸、不忍並生、復讎以殉義、士式以有文學、每對儕輩、勵以仁義、竟能成其事、如絕命詞、世所徧知也、有古鍾一口、掛之樓上、銘惟刻製造之年、月、姓氏、曰平宗盛鑄、少憇小院、一僧黃茗酌薦、多說神異、亦唯欲靈其山之意、爾、左折愈下、得三仙祠、未詳其所祀、更進入谷、有弘法大師堂、謂之奧院、人烟已遠、幽邃深靚、或有息心之士、必所萃焉、導者指其爐曰、是空海上人咒法時之遺火、續薪綿々、未嘗致燬滅云、山事畢、此右折以上、復始達二天門、下山已盡、又左折二百餘步、至太乙祠、云、此祠於島中最舊、蓋延喜式有伊都伎島神社、是也、天女廟、負山而作、後高前卑、前殿定基址于水中、廊廡曲

折連亘數百十間，屋背廡房，雕鏤丹雘，用功力許多，嘗有大華表，一罹災，無復巨材足作，今唯存殘枿，平清盛爲安藝守，性奢侈，佞佛，廟之壯大，蓋始其時乎？廟北有大屋，所謂千疊敷，豐公所建，豐公豪氣，與清盛抗而有餘，此屋可以見也。

廿二日，廟後府庫納珍寶甚多，分爲三番，展玩三年一周，一方金發扇、甲冑、刀劍，多古名將遺物，法華經一部，平氏諸公集書、首卷清盛手書、古蒼老勁，裝飾以金玉，可以悅目，自市而東，山稍平者，曰今伊勢，毛利元就營壘之跡，在其南者，陶全姜之墟，天文中，全姜弑，大內義隆篡國，元就據義起兵，誘出其兵，擊破之，全姜既陷隘地，騰躓奔殪於岸上，浮屍沈骸於水中，無有免者，全姜亦走死，安藝周防海，春初每見昏氣結樓臺，島之左右最多，俗甚惡死，有死者，必葬島外，居喪亦移處，經一百日，婦人生子亦然。

廬

廿三日，此日冬至，家々作糰糕，親舊相饋，坂東無此事，島中發舟，峰巒彼此，競奇爭秀，須臾雨雪，遠景模糊，近則殊勝，抵廣島，安藝侯治城，泝本川，本猶如木之幹，水出佐伯郡，諸溪枝葉合爲一津，故爲名，兩畔隄防，禦決洩，有船廠，以廢船艦待用，城北有寺町，十餘寺，皆奉之淨土真教，以親鸞忌辰在近，設報恩會，道俗群聚，鐘鼓諷誦，諺曰：備前法華，安藝門徒，門徒即淨土真教之殊目，此特言二國各信其教之多，我邦言辭，文人之外，雖諺語用韻甚希，而詩隰有荷華，叶下都韻，黍稷方華，叶下途韻，後漢光武亦曰：仕官當作執金吾，娶妻必得陰麗華，吾華爲韻，今華與徒叶，韻鏡家以音韻爲天地自然之聲，今意其然乎？宿逆旅，廿四日，早訪賴霞崖翁，又見小川周藏，以詩聞，然未見有駭人之語，霞崖翁嘗游大坂，時片山微猷方引名士，以文字結盟，命渾池

政恐改

社、如尾藤二洲、古賀精里、中井竹山、履軒等諸老先達、皆自社中出、翁亦以才敏筆札見稱、後折節讀程朱書、以治經爲業、諸老宿亦多同志、政輒講究義理、文章亦改、濟南瑯邪、專修唐宋八家之辭、仕藩爲師儒、道德益進、每來江戶、屢會集三近堂、接余以忘年之契、三近堂者、栗山先生書堂、得水府武公書揭之、夜見弟千祺、息子成、遂宿翁家、

廿五日、欲辭、翁欲遣子成往竹原、見叔千齡、請余相伴、乃促裝上途、且語且步、三里至海多驛、驛外即海崖、牡蠣產此地爲佳品、取之者先灣中累石、分區域、各有定主、至春夏之交、插竹箭、簇々如葭葉、以孟冬收起、黏纏傳書、鮮有虛枝、多者得數斛、數里入山、山無奇、宿瀨野、

廿六日、戴星以發、曉寒殊甚、仍行山間、村圍狹路、辟田隴、高者及

山、卑者入溪、安藝周防、商賈所襍居、雖村里以市命名、仁志村、鷺猪肉、味佳、支徑右折、至賴千齡家、竹原賴漁、鹽利繁稠、爲一都會、和名抄載竹原、蓋舊邑、

廿七日、上西方寺普明閣、閣倚山腹、觀望甚壯、市井外、鹽田方一里許、浮屠祭親鸞、闔村相集爲法會、少餼魚肉者、價廉平、日晚供鮎、甚美、三更始乘舟、下溪口待潮、四更挂帆、弦月方升、遠近山河、稍生色、行里餘、左傍丘陵、右接洲渚、此已盡矣、彼又彌縫、是以水廣約略、不過一里、波穩而舟曲折、殆如行川、日本記所謂、淳田川即此地也、

神功皇后嘗放舟中流、釃酒、海鮎無數、喁々浮出、土人稱於今每季春、見海鮎、噓泡沫、掩海、抵絲崎、所謂永井浦是也、山水明媚、世所知之勝概也、夜未白、不能盡極其奇、自竹原至尾道、舟路甚便、故

人多托舟，且寢馳七里道，商賈急業，尤悅乘所謂夜舟，無夜而無舟，畏寒者，出錢借被，費三十二錢，終夜取溫，但恐巖岷多帶已，余以舟行，不過見三原城，城本在山上，今移平地，屬安藝，小旱川隆景時，猶在山，遺址現存，民間有傳圖，隆景居室後置，廊養親騎馬，接士大夫，掩廡淨座以延之，士大夫退，則撤去障屏，廡室相對，自飼，曰：將卒相親，平居固當務爲方便之也，義可以激之，如畜馬，親躬所跨，進退之機，間不容髮，而其無知唯使之馴耳，又豐公欲以姪秀秋嗣，毛利輝元，隆景伺察其不可中沮，我以其爲庶，欲易於宗，厚請秀秋爲義子，授其國，已乃退老，可謂有儒將之風也，廿八日，平旦，船達尾道，以其津要，人烟稠衆，青樓妓館亦連棟，嘔呵之聲不斷，太平記，湊川戰，本間孫四郎戲曰：源將軍船艦經中國，豈得無載柄浦尾道娼妓乎，二畧有妓，蓋亦久矣，訪勝島原仲

致霞崖翁書翰，引上其樓，爲設酒肴，又伴登千光寺，在北山半腹，躡石磴數十級，大石巖起，綠藥王殿，余怪山臨市井，如地震墜石，災之所及必慘，原仲曰：自古傳言，此地無震，向者雲仙嶽焚崩，中國諸州咸動，此地獨無患，復更上山，有石偃然，臨下，扣而聆之，枹休響騰，其聲如人之張頤而敲之，兒童拊之戲遊，四如孟者數十，其地甚高，見昨宵舟行所由，島嶼虧匿，水光明滅，遠山又列其外，帶雪映雲，真畫圖，原仲又北指曰：晴日此方亦見山，因幡伯耆也，今不見，恐雪兆，頃之果雪，避過千光寺，大石當寺，與山迫對，入寺如入洞，主僧開軒命酒，山水得雪，比前者觀，復成別段之趣，時見漁舟斂釣回者，鄭谷所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似爲今日嘗賦之，草香孟慎跡，余亦來，初更下山，廿九日，過箕越山下，石崖穿穴數十，不知始作其所何爲，今土人

藏草結類、有古墳夾道、右者生大松三株、中間立小石塔、邦俗所傳不一、或謂將軍義昭墳、義昭織田信長跋胡、君臣生隙、遂自奔亡、托毛利元就、薨于柄浦、其地近、或然、左者項窪、有三窟、持杖探之、硿々有聲、蓋皆瑩石、見田播馬蘭、及長茂刈乾作席、備後產、天下絕品、備中次之、右望一樓孤起、是福山城、所謂天守、以其地卑、他無所見、神邊驛、訪菅茶山、翁不欲仕官、以醫隱伏村巷、風流溫雅、關西盛稱詩名、其宅在坊南、別莊在防北、號曰黃葉夕陽村舍、邑南有黃葉山、且緣古詩語名焉、胸中不設畛域、以交道之弘爲娛、四方文士有至焉、舍之別莊、自就談論、久暫任意、若館之其宅、我旣爲主、勢不能不致勉強、是其所以待人也、立綱道人先余在焉、近江國人、有山水癖、浪遊四方、塵談至夜分、三十日、平旦翁旣至、竟日談笑、且請看所藏書畫、

防恐坊

十二月一日、見菅圭二翁母弟、方自備前還、其人才俊、言多戲謔、二日、伴立綱登驛東墟、福島正則領督安藝備後、使福島丹波守之、及其見除國、移城今福山、此即爲墟、正則之爲將、雄傑無敵、處治馭下、緊急如束濕薪、民不堪之、寺祠及鄉士、占地除稅、每國皆有、二國獨於今無尺寸地、及彼徒者、亦自正則然也、三日、發神邊、翁兄弟送至驛端、得支徑、與官道別、自入備後、田間小亭、棚棧置石佛二軀者甚多、猶東國有道祖神之碑、有小山當路、陂池在側、謂之中山、言其在備中備後界也、備前備中備後本合不分、稱吉備國、東西山相對、其間夷曠數千頃、本潮汐浸灌、無所用、福山先封某侯時、築堤退潮、得良田若干、堤外潮勢高於堤內一丈餘、堤之首尾設閘、堅閉以備外水乾時、漏洩內水、此地今爲官之隸屬、笠岡、一大市聚、縣令之治、稱陣屋、凡治非城下、則



釀恐醜

後恐復

必曰陣屋、陳猶軍陳之陳、蓋戰國之襲名也、孤山偃臨水、曰吸江、亦古城也、其下有茶店、西南望柄津神崎、觀眺之美、與水島尾道、倫也、白梅長春方開、其地暖可知、左肩一轉、竹篠蒙密、石牀一脚、似待人憩息、釋宗祇嘗題詞、好事者釀錢建碑、鐫其詞、山皆兀然、無樹、草亦不茂、沙礫流塞、川高於平地、熊澤了介曰、治國者、與土木功、剪伐山木、山崩川塞、水旱並至、蓋東方土壤、大抵墳埴水由地中行、中國土性疎理漏瀝、山皆智窳、民乏薪樵、拾掇枝葉、山林淨潔、如庭壺、至鴨方、見西山拙齋翁、及二子孝淑、孝純、四日、拙齋翁、茶山翁、同那波師曾門人、經學文章世稱藍青、拙齋翁特以狷介見知於人、我栗山先生殊推稱、制行之高、為當世之一人、阿波嘗聘之、辭、加賀亦聘之、後辭、朝廷亦有意辟用、使栗山先生以為舊友之義、竊勸陞官途、翁陳其

情素曰、生長山野、不習禮義、雖好讀聖賢遺言、未嘗少有所得、與出而有素餐之羞、不若伏而為明時之逸民、栗山先生自是私稱呼徵士、州里子弟尊信學其門、先以日用言行、次以讀書筆詩文、若有年十五以上、不入其門者、人怪問其父兄曰、子之子若弟、其或有疾病乎、何為不游拙齋翁之門也、其孚于人如是也、是日侍語及夕、五日、翁別號曰石巖、其所最愛重、有名芙蓉石、石英也、其質通明、外白、隱然含紫色、如煙光之凝、而頂獨潔如帶雪、宛然為芙蓉峰狀、嘗持入京、播紳傳觀、遂經

天覽、於是愛重殊加、十襲韜藏、時出見人、徧請名家題詠、卷軸已成、六日、來語翁者曰、柄浦有稚桶工、出游、鄉隣少年喧囂、集見、工亦就見、一少年捕小蛇生二足、曰、是真龍也、工購以三千錢、謀惡少

年日、今得奇貨、春社在近、緣人衆群至而商之、其賊無費、惡少年曰此天使子與我富也、三千錢何廉也、酒肴相賀曰、生而畜之、若亡去、則悔而不及、不若殺之去腸胃、乾腊存久、乃操刀割下、方將及脚所、停刀曰、此尺寸地、我輩貧富所決、豈可復輒下刀哉、擬欲割之、有物跳出脫去、其脚無復有、惡少年驚曰、咄蛇失足、我亦失足、俗謂錢爲足、言失得錢之道、

七日、

八日、此日土人曰誓詞始、蓋議約明年典賣品物價直遺錢、江戶此日事始、竿頭注策、爲樹之屋上、斯地無其事、高戶吉夫招供菽乳、

九日、高松人平尾士、齧飽人中、西士穀、做屋學問、余亦托居、適論赤穗故臣復讎事、翁曰、如、奧野將監、小山源五右衛門、進藤源

川某二字恐有誤

五郎、義烈忠誠固不在四十人下、而不與其事、安藝人嘗有言之、義人之議曰、復讎不必用衆、要在成志而已、一舉克之、則固善、若誤而失之、豈可不存後圖乎、不若分衆先川某半、衆爭先不決、探策然後定、不然、則三人惡坐見其成否、後安藝侯養三人以赤穗之舊祿、子孫相承、如使某果惜死逃竄、若俗說、人當不暇唾面疾惡、胡敢用祿養之爲、又嘗有聞、備後國有一人、寓里間、亦赤穗故臣、里人初皆嗤笑曰、是亦不義人耳、不能以身殉道、流離如是、既而視其爲人、方正嚴重、絕無鄙野之態、村中子弟漸就學書、講文、或怪謂云、視子之平生、似非不能死者、何甘受汗名而不辭也、其人哂曰、棄生殉義、固難耳、無復所別言、且色如不耻者、是三人之黨乎、世惟知復讎之義烈、而不復知有此等深沈之人、故從聞錄之、

十日、從翁及織田士猛遊明王院、深藏山間、初不見堂室、惟覺松栢稠密、被山已一道紆曲、無復他之人家、直至山門、其險巖尤特、有紫巖山之名、主僧好詩、飲食衣衿豐潔、近寺村里不有過二百家者、檀越之力恐不及此、不知何由致財之優、

十一日、在明王院、夜分、躡月歸、口占作聯句、

十二日、小民來語、俗前槌原支村曰、宗津、其長幸八、善教道里民、保結同閭、不失信義、去歲大疫、闔里人口六十八人、病者至廿人、戮力相扶、或視醫藥、助耕耘、及取獲、作索為苞、不使至窮乏、欠租、侯賞其仁厚、予青錢若干、又特賞賜幸八、又有孝子宇助、母臥病五年矣、宇助夫妻愛養特至、母好食糖霜、日供必多、母思其貧困難得、不樂餐、宇助薦曰、頃者糖霜甚廉、日供亦不費、自勉業不怠、舉以資奉養、又有婦名加禰、嫁未周年有身、遽而夫仙助者歿、舅

稱

憐早寡、待兒長、使再嫁、婦不敢聽、後舅疾癱、或趨醫藥、或幹家事、勞苦無所不至、舅平居賣魚、如日暮不還、遠出迎之、事之尤謹、如此者十六年、亦皆被賞典、

十三日、游至樂居、翁使酌保命酒、備後柄浦所釀、甘美天下之最、庭訓往來、列言諸國名品、於備後則已言酒、足利氏時既善釀、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游長川寺、村中且越寺、後山古墓、題曰榮公、側書云、賴政四代孫宗久、土人相傳、是古為主鳴方之人、但未知某稱賴政者、或為源三品乎、將為別人邪、寺東壘、皆墓碑、大書姓名、側又必書孝子某建、或孝孫某建、式樣不失禮、是芳烈公時死者、芳烈公賢明、政教依禮、風俗趨正、嘗令封內人之喪親、聖人以為可當大

某恐其

壘恐繁

事、不宜委髡徒、當從禮葬埋也、其後風俗偷薄、人情從苟簡、葬祭復咸借浮屠手云、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織田士猛、京人、留此數月、又將西遊、送至天草池、士猛工篆刻、留一顆饋余、

二十日、講論語、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余與孝純語、余欲以首春辭去、孝純曰、備後洋中有水

前後有日而無記者蓋失其稿本云

職

島、是能登守平則經大戰、敗源行家之處、四國中國間、東西各自潮頭並進、常會湊於此、故每暮春日、海鯽追潮浮游、群鱗相咽、波濤變赤、漁者不論錢、請留觀之、距此不遠、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得鄉書、余先者於長崎奉母兄季秋信、至今缺絕久矣、而偶遞此信、乃知家書抵萬金之意、此日嘗茶山翁寄蠟梅一枝、色香不凡、陸奧所不觀、

二十八日、雪積三寸、土人以為大雪、夜雷鳴、翁雪水烹茶、賦詩見招、

二十九日、旭日晴明、出汲井、軒滴點々、昨雪融下、

晦日、客居殊無事、

九年春正月一日、天氣和煦、如吾鄉仲春以後氣象、瓶水不冰、草

色欲萌、不能無節物之感、土人慶歲、親戚故舊往來、余獨登鳴山陶寫焉、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茶山翁寄書催三原遊、其略云、三原城畔多梅樹、山溪所到無不花、子杖請再西、我欲與遊、余東歸有期、待拙齋翁日不多、即辭、

六日、晚叩七草俎、其俗與東方同、七草其物衆說不同、盛七種菜於俎上、傍加火筯薪木、以播木叩之、其詞、七草齋兮、七草齋兮、唐土鳥兮日本鳥兮、未渡前兮塔々然兮、不知唐山亦存此俗禮、蘇東坡夫人閣詞、有七種共挑人日菜句、蓋似言之、終夜時々叩之、

至朝和七草於糜粥餌之、故以正月七日爲七草節、

七日、翁及社中諸子、約沙見游、欲觀梅花、平旦離鳴方二里、路岐而分焉、有樹大拱、翁指其樹曰、余少時大樹蔭翳數百步、名曰維舟樹、相傳在昔潮水浸灌、海岸在此、外國船舶漂泊、維船待風、其樞自生枝葉、至碩茂、是其莖耳、長葉短莖、翠光冬榮、酷似具多羅、雖一時博物徒、無知其名者、唐船村、外國商船復至、惡年少奪攘其賊、舶不得復去、遂朽腐焉、石見村、有古善卜者、安倍晴明墳、晴明爲播摩守、以爲隣國、或死而葬此乎、沙見村、負山臨水、人家斷續、茅覆柴扉、民皆淳朴、其奉租稅、如奉祭祀、以正歲先造苞索稅入之具、然後進私事、若一家有疾病憂患、則闔村老幼赴助、或出錢米濟救、償負債、十二月廿六日爲限、後期不辦、闔村往弔、煙具手巾、必用朴質物、風流器玩、或有挾帶、則群戒衆責、村爲備中倉

朝

敷部下、縣令菅谷彌五郎嘉其俗厚、聞之

朝廷、以行賞典、賜銀兩、衆謀以爲賜銀不可徒費、村素乏水、乃買酒肉、戮力鑿池、喜田得水已足、樹碑請翁文刻之、村中有梅三百餘株、盛開可愛、山脚方石如屋大、斧鑿痕存、相傳豐公鑿浪華、聚取木石山陽諸州、舟送輦致、石工欲斫破此石、夜有哭聲、以爲不祥、中止之、名之曰哭岩、此村去浪華七十里、其役大可想、村南乘舟至黑崎、肩輿夜歸、

八日、此日立春、

九日、

十日、至樂居是日開業、門生來拜年、翁講文公敬齋箴、

十一日、平明街上有聲曰叱々、似驅去物、土人每歲首、以是日始風馬牛、其俗頗朴、春寒較甚、

十二日、松山城、在鳴方北七里、又其北山中有鍾乳洞、爲佳境、冢村子德嘗有游、其穴深莫能測者、展觀其圖、鍾乳所凝結、衆形具悉、妙極精細、土人云、僧空海所作、亦謬耳、延喜式載、備中有二鍾乳穴神社、恐即言此也、

十四日、

十五日、從翁至地頭村、春風洒襟、四山帶煙、諷詠悠然、徐步上八幡祠、地据爽塏、少有眺望、前楹有翁及茶山翁舊題、橫溝子久復題名焉、

十六日、寬齋從、與余、本鄉有梅數十株、應必盛開、請先導去、不果、過飲小林嘉十、見一男子剪煙草、翁謂余曰、請諦視此夫、相貌何如、還家、乃告曰、前者男子、初女子耳、十八九歲時、一夜肉起爲男、鬚髯稍生、今娶妻育子、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諸子設祖席飲餞、畫人索我爲余寫數幅、筆端洒落可觀、  
孝淑贈烏犀圓、此藥方、  
幕府之秘訣、藥舖有鬻者、皆偽造、岡山侯以

國戚得傳其方、藥物中難獲者、牛乳狐膽二種、欲獲狐膽、令州縣  
捕七八狐、致之廳事、探策殺一、當死者、伏尾帖耳、成可憐之狀、  
廿日、過飯高戶吉夫、黃微公邸迹、出土型一枚、吉備寺出古瓦一  
片、吉夫嘗得之、爲余贈之、又勸余爲柄浦之游、其地斗出海中、洲  
渚分出、水仙島當其前、景象殊勝、有福善寺、可領略之、韓人題其  
門、日日東第一形勝、題其樓曰對潮樓、人爲此憎賞、然中國水路  
勝景猶踰此多、韓人不遍見、遽下品目已、此日中西士穀東遊約

憎恐增

決矣、翁稱菅谷彌五郎長昌曰、儉以奉己、廉以待下、有學知所本、  
謀衆求公是、當其令倉敷、那廳壯雄、門廡深邃、前縣令萬波七郎  
右衛門所造、若仍存舊構、民費修葺、撤是改作、亦難勞擾、乃賦詩  
曰、昔者魯公族、死諡之曰獻、聰明相其君、不畜夫聚歛、重勞不毀  
室、美觀非所願、宋客猶異焉、以爲損聲聞、盛哉舊令尹、爲縣總十  
萬、兩衙分椽屬、三載布法憲、身殲勤改煩、文物又隨換、尾大不可  
掉、節制乃割半、今我何行能、憑爾來居館、夏屋遺構虛、豐蔀仍舊  
貫、早晚明令出、用儉使民勸、如何民亦勞、歲屬玄冥難、毀諸將已  
乎、三思不能斷、

廿一日、至樂居開別筵、翁出示奇石一顆、名虹月鏡、五色爛然、中  
含虹蜺、又映日轉旋、一團白光外射、墻壁宛如月十三四夜、又以  
山水竹石對照之、毫末不遺、如見諸鏡中、

左

廿二日，翁及諸子將過雪堂以餞。余雪堂在鳴方東三里，子弟糾錢營造，時迎翁至此，講經，其始落成日，適風雪方興，因以名焉。亦爲翁行寓作之，故曰行窩。已謝鳴方，山在南者曰在方，昔千年尼在山下，築屋居住，遺址猶存，所以保壽之術未聞也。又有彈琴石，黃微公或時來坐其上，弄琴自娛，但以道岔出，甚迂，不得至，玉島以津泊集，船常多，爲一都會。圓通寺倚山，遮水樓門立塵埃之外，初山少石，有僧知其多伏在地底，畚去其土，幽石稍見，益去益見，於今嶽嶒嵯峨，成自然狀，登出其上，見四國山及水島，水島泛泛如浮二舟之並驅，頗奇，訪太田子直，上其後軒，扁曰有待樓，取之杜工部江山如有待，日欲暮，乃辭，冥行半里，翁稱山水之美，左右殊多，故余聯句有摸索佳山水，暗中費欄川句，旣而松間有火，知前路在彼，小野小十郎逢迎焉，松門竹扉，翛然隱樓，是即行窩。三

更後，月方升，江面先生色，東山發金光，百道迸注射，久之光彩盡滅，一隻月影升在樹間，人皆叫奇，余唱一聯曰：山上半輪月，江頭十分明，衆繼哦成八句，窗外有梅半開，月色移升簾櫳，真一幅妙畫，欲即模取，恨無能畫者，四更始寢。

廿三日，早起，門外水白，殘月在天，一堂上無主人，共集爐邊烹茗，誠蕭然閑趣，覺希世也，聞喚渡之聲，出見之，一水滾々而來，爲松山川，上流經松山城南，故名，天正中，豐公攻毛利氏，決川灌松山，蓋此水也，流未入海處，有二島，隆然高聳，兩畔削成，曰櫛島，似鸞屐曳尾，曰龜島，物象受名焉，松山川，嘗一朝水赤，見者大恠，跡其所由，民鋤田得小瓶二，見其中塵煤爲塊，乃投水溪，赤自瓶內出，潑變水色，或謂古葬蘊藏以朱，其瓶恐朱砂也，暈舖去行窩，沿堤而上，竹篠夾路，見巨家起樓，乃爲小十郎家，邀上其樓，題曰環碧



環碧之實、非竹而在水、前有津渡、岸植桃多、曰桃葉渡、復訪石和助、亦起樓、屋東曰湧金、蓋月色觀最宜、

廿四日、發上成、里餘至長尾、憇小野泉藏家、亦村豪、供畫師、庭多鐵蕉、一石高丈餘、三峰屹然、太似芙蓉、至此始與拙齋翁橫溝子久等別、高戶吉夫欲省兄、伴余同行、鼓冢村、冢上有碑、狀類鼓、故以爲冢名、此地高敞可望遠、吉夫指上成長尾地曰、是嘗爲瀨、故廣平行沃、水谷伊勢守勝隆起役、築堤禦海潮、濬溝漏野水、刈蘆葦、定阡陌、於今民賴其利、建祠以祭之、至矢田村、宿守屋氏、吉夫兄也、

廿五日、木村孫三來見、此人才俊、但所學不正、爲余懇請、反復論談、欲其改志歸正、矢田村北、官道通焉、道北陵阜立小石塔、石欄四周、爲黃微公墳、後人所葺、吉夫曰、今岡田侯曾祖某公自巡封

內、冢見發、棺槨朽露、見脛骨稍大、自取比之、長公數寸、已而公心甚惡、遂得疾不起、時人畏怖、爲神之所祟、守屋氏祖請公斂骨、更修墳墓、當其遇發掘、誌銘明器類無有出者、黃微公時、文物具備、禮儀悉設、無無之之理、可疑耳、北溪有寺、曰吉備寺、茅覆樸陋、不足觀、藏古時屋瓦、長三尺許、幅一尺餘、以此覆葺、堂宇之壯可想、寺東五百武、地曰天原、有盃井、雖遇旱魃、水未嘗有涸、黃微公產時、以斯水浴洗、故其水有靈、去訪古松軒、其爲人、骯髒不治細事、能通地理、論大體、云、如今設兵者、最淺膚、兵非知地理則不可行、我眼存尺度、其一視山若水、道程遠近、指言不謬、嘗奉官命、撰武藏地圖、其精確、豈出諸圖外、欲辭去、送出門、指南山曰、此亦有古墳、大百餘丈、蓋公侯墳也、古昔豪傑、名存墳、不知所在、墳則雖存、名則不聞、由是觀之、身名固爲二物也、今人爲身求名、不已者

何也、宿岡田、

廿六日、古松軒守屋俊二送至川邊驛、乃別、此日風雨濛々、余與士穀二人相從、余則得伴、士穀初去鄉土、懷愴之情動、屢回顧低垂、至官內、詣吉備官、三備威有吉備官、在備中者、最爲盛、足利尊氏所營、繼葺至今、別官藏大釜一口、巫覡造神饌于此、祈禱必先奉饌以筮籥洗米、叩其釜側、則釜大鳴、其洪纖清濁、以下吉凶云、過備前備中界、又有書備官、亦頗壯、岡山城、始爲播摩赤松屬城、歷浦上浮田二氏治復一爲今、因幡侯領督、遂屬池田侯、人烟稠密、男女言語風習效京師大坂、大抵京師西、在官者、以往江戶、效其風俗、庶人近京師大坂、故學其裝束、宿若林子陽、姬井貞吉、西山孝淑來見、孝淑先我來岡田、故得復相見焉、

廿七日、觀侯家苑園、亭榭樓觀木石沼池甚壯、蓬麋鹿狻猊隨處

設置、魚鼈鸕鶿飲啄浮游焉、本不許他邦人來觀、孝淑百方爲謀、得以游此、又觀泮宮、門題曰學校、佐々木志津磨作此額、先書一百紙、百中撰十、十中擇一以揭之、宜聖廟在中央、其後爲習書所、又其後列庖厨、講武堂、左右排列爲十舍、植梅柳松菊類、以其物名舍、規制嚴備、學正教修、規模皆出芳烈公、好學之實、成在諸藩前、見野田某、萬波甚太郎、皆學職、

廿八日、觀芳烈公親迹、及奇石、皆子陽藏、訪市正湯淺某、元禎孫、世好學、其職繁劇、且兼提督寺社務、芳烈公嘗謂、凡官人在選人專任、不可多同寮、雖似相扶、不得無掣肘之妨、已擇其材、不使自盡其能、是制官之過耳、如市正、從此莫置同寮、湯淺某謂余曰、政事不及前古、風俗毀壞不修、民多得辜、我思所以救之者、夫有美而後賞、有惡而後罪、不求使爲惡者移善、爲善者益善、慎守三尺、

無志為循吏、雖俗吏武人、足稱其職、苟非教化相先、勸善遠罪、則非聖人之政、士居其職、不奉行其意、則非聖人之徒也、世人稱其就職以來、美事頗多、

廿九日、姬井貞吉齋藤清次右衛門來見、辭子陽、飭茶屋彌三郎、至台宗寺、謁

神祖廟、歷中原、傍旭川而北、中原、旭川中之洲、大木十餘株、枝柯交加、足翳日影、芳烈公每來納涼、無有亭榭、特樹碑以記其事、野岸無船、不可就看、徒為宛在中坻之歎、有鏡山笠山金山、金山最高、而二山相似、昔出黃金、因名焉、既有鏡、當以名笠已、湯迫、有松殿關白謫居址、湯淺元禎立碑、其略曰、公天下之元老、平清盛視之如嬰兒、一言不合、逐之畿甸外、跋胡子中朝、恣睢如此、而能道天譴者、未之有也、歷官道而南、有百間堤、嘗屢崩圯、水衝啣尤暴、

熊澤了介察地勢、視方面、督役築造、凡運土石、北取者南輸、南取者北輸、往來踐躡、基址堅實、經由自外者有罪、自堤成迄今、百有餘年、鞏固如鐵石、又一渠、自蘆川達旭川、長亘數里、津田某建白開鑿、運遭大通、官民共依其利、芳烈公舉用賢能、使各致力、故功績存跡者特多、岩間西明寺、庭有稱淺黃櫻者數株、花未開、蓓蕾如粟粒、恨不得見、廣谷村、有古墳、松二株生焉、相傳巨勢金岡墓、金岡善畫、官中障屏丹青多成其手、晚作地獄變相圖、夜叉執矛戟、刺擊罪囚、狀極慘刻、夜叉面貌特猙獰可畏、自嘆曰、我命盡於此乎、无幾死、抵西大寺、村名也、村有西大寺、故以名村、宿對翠樓、三十日、訪間野民次、後軒臨蘆川、眼界空濶、望兒島郡、山高聳屏、列日常山、藤渡在其北、承旭川下流、每大雨流潦、草壤悉輸之于此、淤泥涇塞、佐々木盛綱使漁夫先導、襲平氏之處、今皆為良疇、

法恐得

西大寺每歲上元投榮耀者、近隣數州人競至、爭奪紛拏、自初昏至曉始定、其得是者、承福利、若貧民法之、富人購求、或以十餘金、其囉噪聲聞於讚岐志度、聞其聲者亦有福、猶得榮耀、是以先聞其聲、必伏而手塞耳、眾聚群快其耳、朶曰、請分其福、亦徹曉始止、是風俗之陋、可笑者、榮耀一曰、御福、觀音像前置檟木一尺許、燒香諷經、歷廿一日、淨紙累封、大至如杵、束渡蘆川、得上寺八幡地、比西大寺較高、得上寺之名、祠藏佐々木盛綱甲冑、藤渡戰鬥之所撰、向者岡山侯視其弊壞、採治裝飾、觀美復古、至此與直助民次訣、直助、子陽弟、抵長船、中古此地出良冶、淬刀劍、家世相承、今尚守其業、至香登、日沒、宿三倉田與夫家、

二月一日、辭與夫、香登北有熊山、以高且有樹表々然、兒島高德再據此山、擧兵唱義、與新田義貞應援、使義貞遂拔舟坂、高德以

壞

世恐奠

寡當衆、身被重創、殆死而蘇、凜然忠義之氣、實有與斯山屹立天地之間、山有笛吹岩、憩息岩等處、皆由高德得名、尹部村、比屋陶甄爲業、其窯特以盛酒醬、歷日不變味、且堅緻堪久、顯焉、屋廬牆壁、葺治補理、用缶盎壘甕、破裂碎裂之餘、片上驛捕米蝦、烹供餅、肉皆成粒如飯袋、味美、尹里村北左轉、與官途岐、入石門、青山環列、喬木鬱深、溪淺石露、朱文公武夷九曲歌、可移取爲賦者、固在門、揭以學校字、平世固扁、惟春秋釋典洞門、其左一門、爲侯視學設、又其左一門、以通學房及講官廡舍、著淨衣、謁聖廟、右瞻芳烈公祠、左上講堂、土木雄宏、不貴裝飾、以牢固渾完爲勝、閑谷本名木谷、芳烈公以閑靜、可置學舍、養士更命焉、及伊豫守綱政、改造宏壯、規制中村暢齋所定、見學長有吉和介、武元君立寄書和介、求余投宿、乃過北方、見君立、序久濶情、樓面田園、閑寂可愛、

二日、君立勸上敦土山、謁三公墓、行溪二里、茂松深翠、君立曰、既入敦土境、稱櫻花楓葉、春秋景趣兩宜、又上一里、有人家、守墓土人居焉、曰和意谷、巷首設門、揭榜見法、右畔人家、左畔櫻樹、人家究、宅舍二區、墓祭時、人士退息、櫻究有淨屋、巖壁繚繞、是公憩息處、自此樹更喬、土赤墳、甃石為級、有井水、清冷甘美、以供滄茗、山頂有參議輝政墳、方碑龜趺、額雕辟邪天祿、以爵高至三品、用斯制、神道碑、木版套掩、武藏守利隆墳在左、碑立前、石欄圍之、壩門內平布、拳石、芳烈公墳在右、制度略同、利隆墳、芳烈公時、從因幡改封本州、公自巡封內、見此山上壤美澤、改葬三公、始名曰敦土山、至伊豫守綱政、葬祭一復用浮屠、詒厥之美、廢不行焉、還宿清風樓、

三日、君立送余酌別酒、東游情熾、抵三石驛相別、和氣郡、古有清

上恐土

麻呂、當弓削道鏡專權、

帝欲讓位、清麻呂直言不避、其事赫々、照青史、今來其地、仰思不已、燒山、出印材、白質赤文、右岐官途、歷備前播磨界、宿赤穗、謁大川滄洲、白鬚郁然、當世儒人中老成、先封淺野侯、臣、為君復讎、義名助一世、華嶽寺、建侯及義人墳墓、同江戶泉岳寺、大石良雄等宅、易瓦換椽、世人取去崇之、建遺構之餘物、至今不存尺寸、可謂好義之甚也、

撒

四日、鹽田井々、自城外至海濱、悉是鹽鹵、人家皆煮戶、每日午前攤砂撒潮、午後收取聚烹、天下鹽鹽佳處、以赤穗為第一、雖陸奧出羽之遠、猶稱赤穗則增價售之、山皆澤々、時殖松苗、如養園菜、薪蒸多費于煮鹽也、復出官道、正條川注此、龍野城、據西岸、斑鳩寺在東岸、發源穴栗郡、佩帶諸溪、穴栗多鐵山、刀劍甲冑屬、用穴

謂

栗鐵必良、斑鳩寺、麻戶王子所創造、法輪東轉、不久有此寺、門材瓦甌皆悉古蒼、寺僧或不良、似欠修葺、黃茅枯槁、盤陀相連、以群山爲肩背腰脚、而書寫山爲頭顱、其上樹林鬱葱、如屯雲積氣、浮屠能相名山而托焉、可謂王也、山外見一樓特起、如流雲蒸霞、既入山內、姬路城也、市井今在古外郭、街衢整潔、城壘之盛者、天下有三、一曰浪華、二曰熊本、三曰姬路、黑田如水居于此、當豐公陷三木城、據其地、如水諫曰、其地險可自守、然非霸者之居、我姬路古國府所在、控扼水陸、公當无舍此、可外移、請我避之以授公、豐公大喜、增廣肆大、壑深辟高、以爲根據、勢將吞山陽山陰二道、足以警天下之耳目、及我、源氏、非譜代諸侯、則不使爲主、不敢借利器於人也、譜代者、道自參遠、時臣順者、以其國富饒、諸侯移封、語曰、莞爾入邦域、潛然出

郡國、宿昔武家、城中昔有廢宅、主人婦性殘忍暴虐、遇奴婢不仁、婢欲總納什器、誤破皿一口、婦忿怒、縛婢倒懸井中、遂死、每夜井旁有聲、數皿從一至九、其及十、則叫然號而哭焉、人惡而不仕、終爲廢宅、喚曰皿宅云、

五日、城東渡市川、川在市鄉、故名焉、發源但馬國、衆川瀉浪、頗爲大水、於姬路北、二派分流、西爲妹脊川、昨日城西渡之、東則市川是也、曾根村、有菅公祠、延喜中、菅公左遷九州、駐舟伊保港、登檣笠岡、觀此地勝概、愛焉、後緣其嘗停賞之意、作祠廟祭祀、公手植松、樛曲如臥龍、惜就凋枯二十餘年、枝小者脫落盡矣、唯存其幹、以千年之物、借生色於苔蘚之微、金石之堅、可銷而公之精誠、猶不磨滅、賢者之永世、非關形軀之存沒也、高砂、上受川水、下通海潮、諸國舟船往來爲便、舊有城堡、官吏所處、庶民必聚、大宅巨室

官

多擁墟址、元和中、本田忠政撤其城、民皆追財利、漸移就港口、今之市井非古之處、播磨之爲國、山川明媚、固冠諸國、又高砂明石秀於其中、故風靡之士所浸淫焉、高砂祠華潔不賤、祀素盞鳥命、稻田姬、大己貴命、又有尉婆祠、松樹偶生、根抵糾結爲一、俗稱爲相老松、其精化爲人、在松下掃除、尉婆是已、世圖傳壽人長年、然不詳所由起、所謂尾上松、非一株之名、萬樹叢生、翠光異衆、得名焉、尾上地名也、祠有古鐘、鐘紋有雲花寶玉之象、銅色甚古、形象亦異、或言蓋隋唐以上物也、此市昔有赤穗德兵衛、在未禁通商外國之前、性敏達水理、乘使舟船、其妙如神、每到南蠻呂宋大宛等國、交易物貨、見聞風俗、以熟通於海外之情、人呼之曰天竺德兵衛、

六日、見石寶殿、其物斫取全石成神祠狀、大方二丈餘、以爲神、而

祭之已非近古、不知何神所憑依、設門廡屏牆、非復尋常叢祠之比、至皇王村、問其所以名、相傳

履仲帝有皇孫二人、長曰億計、次曰弘計、父市邊皇子見殺、二人深韜蹤跡、在明石郡、

清寧帝知而徵之、養爲子、相繼昇帝位、

顯宗

仁賢二帝是也、以其潛匿地、號皇王村、云、明石城在市井北、總名一郡海岸爲明石浦、人觀月于此爲勝事、有山曰月山者、最有眺望之美、柿本人麻呂廟、在城東、其創營年紀无記者、人麻呂嘗於此地賦和歌、其和歌終身之傑作、古今之絕唱、因建廟宇、尸祝之、苟好和歌者、於人麻呂莫不尊信、近世流俗又加住吉玉津島爲和歌之三神、奉之致敬、慎廟西南有薩摩守平忠度墓、其西有名腕

冢、瘞忠度腕處、今悉民居、猶存遺址、及戰敗、忠度單騎西退、岡部忠澄追及、相撲墜馬、忠度遂伏、忠澄將刎首、忠澄臣來援、斬右手、於是忠度正坐授首、見其屍、懷和歌一首、大抵平氏諸將風流有餘、而才武不振、然至其滅亡、無一人背叛者、其友愛愷悌之情、使足維人心而不解乎、宿明石逆旅、七日、舞子濱、白砂如雪、行人履屐即路、萬松曲直殊態、其頂翠針一平、自然無高低、自古雖名勝之區、例不經古人歌詠、則不得稱名處、是地亦是也、可惜矣、千壺地名也、道北丘隴有陶壺數百口、仰埋爲圓形如車輪、蓋古陵墓類與、他州郡丘墓不見似是者、而播磨獨有三所、界川水淺可揭、中流立木標、分攝津播磨界、經此至一谷、則一條平砂與官道相連、山在官道北、屏列峻峭、大勢半腹以下、伸脚稍迫、道路使通行不寬、其間有豁谷、則縮脚竦立、讓

餘地授于道路者三所、以東爲首、數之曰一谷二谷三谷、一谷最大、且以

安德帝駐驛、故其名殊顯、總掩二谷三谷之目、壽永中、平氏奉

帝結陣營於此、以生田爲東門、三草爲西門、廷尉源義經攻破三草、分兵自入山道、踰鉞枌峰、歷險阻、涉絕壁、出其不意、平氏大敗、今見其踪跡、斷崖咋愕、非人之所能行、其健捷可畏、三谷有大夫平敦盛墓、過墓前、必下馬、傍憩亭作絲蕎麥麩饗、視行客、大其聲叫之曰、盛之鉞枌、任則敦盛、鹽梅義經、鉞枌言巨大、敦盛言洵之得溫、義經言鹽梅之施得宜、皆以聲近而道之、盛讀平聲、平氏敗、乘舟爭遁、敦盛亦步馬欲及父船、歸波離汀、熊谷次郎直實喚曰、旣敗又走、是无耻也、請反馬一戰、敦盛即反、接馬交刃、旣而投刀手搏、俱自馬墮、直實在上、視風姿端麗、年齒幼冲、不忍加刃、欲以救



放、敦盛乞死、乃殺、敦盛好聲樂、有善管名、青葉笛、臨死猶自隨、嗚呼敦盛、嗣女佳公子、人屬望於後、而落命、宜乎遺愛及今也、須磨郡指瀕海地、爲須磨浦、以名勝、與明石並稱、其山水雖固秀拔、緣在原行平等名人遷謫在此、詞章或表出之、其境益顯、兵庫一都會、豪富頗多、一名神戶、平清盛擁天子遷都、名曰福原、亦此地、清盛埋塞海面營築洲島、亦猶見存、舟船泊湊、常避風雨、賴以爲便、然清盛初志、非爲憂民、故雖藉其利、无仲其所本者、謁武藏守平知章墓、知章與父知盛同陣于生田、聞一谷城陷、收兵欲退、敵急追進、知章見父危留戰、斃敵取級、其僕就進刺殺知章、監物太郎賴賢又斬其僕報仇、亦知不可遁而自殺、知章爲父死、而賴賢爲主亡、忠孝之美、集在一家、是庭訓之誠使然乎、則知盛之賢也、湊川、小流已、以楠公著、天下皆知其水名、過此、田畝中有楠公碑、楠

公死在廣嚴寺、碑則其葬地處、南朝統絕、楠氏胤盡、雖忠誠如楠公、丘隴荒涼、久沒草萊、水府源義公瞻仰思慕、使儒臣樹碑、雕鐫朱子瑜文、楠公精忠大義、待表顯而愈著焉、至吳田、宿吉田喜平次家、

八日、喜平次資財饒多、每與諸侯稱貸、爲素封之豪、家屋邃深、倉庫繚西北、房舍擁東南、四圍不用牆壁、年爲酒、糜米穀六萬馱、其贏亦數千、天下釀地、旣得其名、人徧知之、莫如伊丹池田、攝津郡邑咸冒其名、然味亦不異、則人亦不爲濫、且有海運之便、漕輸諸國、今江戶所酤、多此地之醞、以航海歷日爲波濤蕩搖、酒性至熟、醜而不烈、水路經富士山南而東行、故字曰見富士酒、江戶人不獨賞之、上國之人亦謂愈於飲其地也、關東所作曰地酒、非食性稍別者、不好飲之、門右有月波樓、前臨無地、月夜輪來金波、其賞

殊佳、見石經十三經、李唐時所刻、但孟子以明雕本補闕、我  
藩方興、學舍主人欲以饋之、石經舶來我、二百年來无幾許部、得  
之以弄藏、可喜、

九日、喜平次勸摩耶山游、至處女冢、有古墳三所、或爲古婦女墓、  
或謂古帝王山陵、其制似馬鬣封而大者、然冢以處女喚之、存之  
土人口角、則爲山陵者、好事之徒、見其墳之大、爲非常人之墓耳、  
新田義貞拒足利尊氏於此、尊氏分兵四萬騎爲三隊、欲挾擊之、  
義貞視之曰、非身自當仇、則衆不可濟、將帥竭力、方在今日也、乃  
在陣後、屢當敵、馬負七矢、步上冢、敵集射、其上者俯之、下者踰之、  
中者雙刀斬之、疾如風雨、捷如鬼神、頻發十六矢、皆不能中、小山  
田太郎高家急馳救之、進馬義貞使遁、自留戰以沒、自明石至此、  
地不過十里、忠臣義士遇亂世、致死者多、使人感激追思、踟躕不

去、何耶、生田川、五日不雨、乾涸水盡、上流山谷出石材、以川爲挽  
路、石工咸御影村之居民、故名其石曰御影石、堅貞牢實爲少比、  
摩耶山、初地尤峻、屈曲以緩其勢、然不免牆面、凡山有大刹、別開  
路坦夷、取米鹽薪芻、此山亦必然、若唯峻坂一路以通之、豈不復  
勞乎、支院別房據山峻處、帖起石砌、以平夷土、托基址、夫人堂、五  
六年前罹祝融、裝飾草略、募緣求再造、山上之望、濶敞無蔽、數十  
國地、山水稍大者、皆列於目前、莫不見焉、去年來雖慣登頓、不以  
尋常駭目、若是觀、所難慚逢、赤松圓心勤王初、舉兵據此、討賊啓  
行、故於佛場爲勝宇、於兵革爲名城、其山已美、於何不好乎、西至  
布曳、瀑布墮岸下、俯崖視所委、閭然如井、瀨尾太郎嘗潛水入底  
者是也、水出山、溝渠百道爭挽、灌車舂稻、以充釀作、過須磨寺、謁  
生田祠、見筍蕨、梅、梅子粟大、後花時爲恨、梶原景時救景季、再犯

敵折梅插箭箠、接戰奮威、後人誦之、以名其樹云、  
十日、是日初午、以其穀神、家家祭稻荷、蓋如唐山社日、鳴鼓旌旗、  
男女雜遯、游娛乘春、吉田氏宅西亦有祠、造酒工名杜氏、一倉一  
杜氏、凡有十杜氏、每人捐財、或雜劇、或勝花、各自競新巧、欲觀者  
悅目、

十一日、辭吉田氏、至西宮、祠夷三耶、未詳目爲西宮、三耶

天照大神弟、生三歲未能步、父母惡之、乘之天盤、豫章船、而乘海託  
風、夷人援之、奉事此地、而名蛭兒宮、即是也、聖德太子始教民交  
易、推蛭兒爲宗、使依其道、人之歸饒財也、後世不獨商賈而禋祀  
之、堂宇楹柱、雕鏤採塗、頗煥發、豐公嘗營造大其舊、繚牆瓦紋、猶  
存菊華、尼崎城、距大坂三里、農商少富者、雖天地大物、不能兩利  
乎、城枕水、津渡以舟、下流注海、有大物浦、源義經鬪牆、爲賴朝所

竄、將走九州、發舟于是、平知盛靈見海中、辨慶修法消之、達浪華、  
復寓懷德堂、

十二日、與竹山翁語西遊、翁去年送余詩落句、桑乾水上望并州、  
自以其居爲我十霜之故鄉、嘗謝其情厚、今方還、此心旣已安、幾  
如歸桑梓、過山片氏、

十三日、講書後、過天滿祠、廟在市井搏地之間、若有火災、則每易  
相及、是以民之崇信者、糾財、餽錢、起塢植花木、以便塞火道、其功  
今方半、

十四日、至天王寺、在城南、所謂七堂伽藍具在、其樓門西向、相傳  
此正與極樂相對、扁曰正極樂國東門中心、小野道風書、聖德太  
子齋守屋、創此寺、古藏未來記、蓋其所載神怪、如讖緯書、楠公嘗  
馮斯書操民心、一扶中興之業、英雄之所規、无不可用之物、其東

有茶白山、

神祖頓營處、近列真田丸、舊子城及此、真田幸村守之、屢當大兵、每奮勇威知略、然不知天命所歸、以果一諾之信、可悲哉、十五日、訪兼葭堂、十六日、雨、

十七日、讀履軒翁文、聞蕎麵匠泉氏賢、過其門而見之、粥蕎之盛、為少比、南泉氏嘗獨沽、北泉氏貧寒、南泉氏辭其夜沽、使之往北泉氏、是以二泉共富、

十八日、竹山翁復開別筵、作詩華余行、十九日、晚乘舟泝淀河、去年沿流時、舟行速達、此夜逆流不便、百丈拽挽、半夜頃有舟賣酒肉、言語慢豪、如對奴僕、昔亂時貴介隱匿、以是為生、宿習不改、人亦慣聽、莫有惡者、未及伏見、天已明、

二十日、經深草、渡五條橋、入京師、館北村庄助家、士穀別有所親、在、乃就宿之、

廿一日、訪金子仙左衛門、謝去年辱款懇、且聞余西去後、文晁滯都之情狀、及季秋東歸、

廿二日、見村瀨栲亭於祇園隱棲、嘗仕秋田侯、久在羽州、近辭其職、還京師、籍仍屬秋田、性好閑退、不與世儒交、文字甚工、

廿三日、山本中郎持朱文公黑跡四大字、迺雅飛動、忻慕不已、請模寫贈貽、主人庄助書買為業、出見唐本數十品、雖有好書、余囊中既竭于客途、欲估无所憚、乃止、

廿四日、渡三條橋、至北白川、以其在京師之北、云爾、非有南之對此者、一條寺村、在比壑西麓、有石川丈山隱宅、今名詩仙堂、丈山在時、已擇古今詩人之高者卅六人、圖畫其像、揭之梁楣、又有遺

壑恐敵下同

物數種、來觀者投阿屠物弄之、近以尼姑爲主、自存寺院之風氣、丈山儒雅之韵致、行將見、尅乎、從村北登山、名雲母坂、竹箭莽生、无樹林、其頂則比壑之巔也、北對鞍馬山、然猶隔數里、東下山、山支縱橫、溪谷幽深、樹亦喬矣、傳言昔有三千坊在其間、遺址彷彿、可認者猶多、高堂邃院、儼然不廢、薪火續明、法燈長照、所謂中堂、高大闊壯、群僧所讀經修法、其南有四明山、傳教大師墓在東面、謁之而出、其背、上山頂、東臨琵琶湖、西南近瞻京師、遠望竹田淀、春景尤晴、煙靄難褰、眼界不逞拓、山色欲滅、水光獨閃、名山之觀、當雖累日不厭、割愛乃下、阪路峻急、脚不與心謀、步武迅疾、至阪本、謁山王祠、宿逆旅、  
廿五日至琵琶湖、沙岸數里、波瀾動響、復與海潮別韻、栗山先生嘗有詩、湖邊沙路淨無塵、松渚柳灣任馬蹄、鄉村却怪語言好、

塵恐埃

皇

州近在數峰西、今來此境、見其能寫實、辛崎一株松、老幹穹隆、垂蔭數畝、龍鱗鑑水、湖風鳴葉、旁近無人、余獨坐其下、不覺氣忽發、豪、頗如欲與嘉樹爭貞操、然我跡一去無復、人知之、則自耻庸常、不足爲有爲、亡之流耳、如彼明智左馬助、雖所事非其人、臨危難而不負義、軍裝明顯、出安土城、孤騎渡大江、蹴踏波濤、遂達辛崎、維馬此松、暫時憩息、以入坂本城、威風颯爽、千歲在目、可謂真好男兒、其名足匹敵鎮青也、滋賀、故都遺址耳、不存、彌望曾無異尋常、草野、祇遇櫻花之欲發、憶平忠度和歌之所謂、已至三井寺、亦大剎、門內數道、振牆爲區域、房舍院堂、所往必有、有鳧鐘一口、西塔辨慶奪去、輓上比壑、師僧怒而諭之、辨慶悔欲還之、山上擲之、鐘甬破裂、歷年覺隙稍合、宿大津、  
廿六日、經山科入京師、

廿七日、本願寺、分東西二寺、在六條為東、經災近成、其廣大天下第一、佛教派流分異、淨土真教為盛、苟說其法、雖愚夫愚婦、感嘆垂涕以聽之、性命且不惜、况財貨乎、

廿八日、與士毅謀起程、出告別金子仙左衛門、觀後三年画卷、其時去今七百年、甲冑袍襖、刀戟製造頗異、好古家取徵此卷、藝林所當貯傳、

廿九日、木下彌一兵衛、橋本肥後守、田中訥言、山本中郎、齋藤小平等來告別、彌一兵衛、順菴曾孫、仕加賀藩、順菴門下之盛、近世无比、新井白石、室鳩巢、祇園伯玉、雨森芳洲等其魁云、齋藤小平、家元士流、數世落販商、猶係籍我藩、

三月朔、早發京師、過清水寺、登山有觀音堂、堂前乃所謂舞臺、憑山臨崖、高數十丈、蚩々民有求而不得、或誓神持傘、自扞、擲身其

下、以下其事、可成則無傷、否則毀損立死、私欲之不制、甚者至如是、不知仁其身、悲夫、踰山為大谷、墳墓累々、本願寺之墳莊也、歷山科醜、酬抵大津、應永中、伊達政宗朝于

天子、其及東歸、有出都之和歌、膾炙人口、遂達

天子、蒙宸賞、政宗與我皆與人、今日情境略似、因依其歌意作小詩、

欲去帝王州、中心為孰愁、似人欄住我、有欲挽衣留、道出湖南、天晴氣和、水烟山靄、所謂八勝、增數等品格、捨陸就舟、抵矢橋、湖中舟制作差異、名曰全木舟、馬而子蓋上世剗全木作之、至今形狀

猶異也、編葦為簣、遮圍湖中、口大中小、屈曲如蠶殼、魚可徐入、不可急出、察其多集、蔽口捕之、草津驛、賣策材、直周而縮促、長三尺

許、抱廿八節為最美、三上山、赤而无木、雖不高於眾山、乃覺靈異出類、嘗有大蜈蚣棲焉、時出向湖與龍鬪、龍力極、化女就藤原秀

鄉請其斃。蜈蚣秀鄉乃諾，唾唾鏃射之，一矢即死。人之唾液毒於蜈蚣如神。龍報苞米，日炊不竭。川邊村東南有山，曰栗丘，嘗有大樹，數十里為之蔭翳，以妨稼穡，是故被斧斤，朽為堆者如此。亦扶桑類與。梅木村大屋揭金字招牌，以賣和中散，亭子前盆池假山，花卉木石，待憩息，供寓目，設之侈，見傳之多，可因知宿石部。二日早發，天陰，微風扇和，草木芽尖露珠點着，所謂養花天。川水高於平地數丈，汎溢殊為劇，予乃有屋上臥，堤溪水流句，渡水口川，即坡市，以蔓艸造筐，篋什器類，排粥賣，多是物。鈴鹿山中有征夷將軍田村麻呂廟，或曰昔賊挾妖術，據山壅道，剽奪行旅，害虐良民。

朝廷遣將出兵，詩之無克，後擇材武卓偉，以田村麻呂充之，使之討之。田村麻呂雖雄武，攻之不得勝，精禱觀音大士，依冥祐得勝，是

以此山有祠，然於史傳无所見。田村麻呂於此山討賊之事，元亨釋書田村麻呂奉

勅討陸奧賊高丸，官軍與賊合戰，矢盡，有小比丘小男子，拾矢與田村麻呂，親射高丸，其小比丘小男子者，或佛陀冥助，非人物，今因山有斯廟，取彼說傳會乎。廟在此者，按田村麻呂進為中衛大將，居恒居中，若

朝廷有事，

勅出固三關，鈴鹿三關之一，凡關鎮壓以武為事，故廟祠田村麻呂不絕也。坂下訪孝子萬吉，萬吉嘗猶幼，親疾，衣食無所資，萬吉日出驛路，易人疲險，得錢養親，其任雖重，敢負戴之，雖風雨未嘗一日有避，若避則為親闕養，其甘躡辛苦，聞者莫不流涕。官異其茂孝，風弊綱常，賜布幪一幅，染成孝子萬吉四字，褒表其

門、攀世傳以爲榮、搢紳或歌咏贈之、富者饋物餽之、宿坂下、三日、關驛、有地藏堂、頗壯大、驛南山松栢植、是古關址、民多造火繩、以用放銃爲佳、驛東路岐分雙引、南折與官道別、入津侯部內、沿路草木燒殘、曰、去歲伊賀民結黨競訴、執火臨村落、不與者欲燒之、是以其黨漸集、岡本五郎左衛門循吏也、嘗黜就閑職、乃出噉以利害、撫以仁恕、衆皆綏服而退去、一心田、謂之高田門迹、巨剎也、高堂邃院、瓦屋粉牆、較之京師佛光寺、更大、一心田佛光寺皆淨土真教支流之目、津城、挾帶二川、市鄙亘二里、凡伊勢道里以五十丁爲一里、紀伊熊野亦然、陸奧仙臺以六丁爲一里、謂之小程、卅六丁謂之大程、是天下里程之異也、衆庶之拜太廟、四時不絕、春時特多、驛人馱人、駕二箱盛人、品騎者、駢騎者、累疊不斷、他邦所無、宿松坂、

緣恐條

四日、村墟相臨、行人絡驛、歌謠載路、一人唱、衆和之、謂伊勢音頭、田間、鷲鳥雀具、名風銃、其制以繩三條爲緣、葦索約竹竿、旋轉急下、劃然有聲、至山田、山或讀如雍、

內宮外宮、二廟相去一里許、至尊至嚴、非筆舌所可說、拜門壩外、宿茶屋村、

五日、路皆昨日所歷、過津城右折、始非舊路、白子松坂、豪商多處、地便於致富乎、關東諸州商戶稱伊勢屋、皆其子舖也、宿神戶、凡地號神戶神田之類、古昔租稅給祭祀之用者也、六日、雨急、四望冥茫、追分村、與官道合、桑名城、我先侯三世得封此地、故今僚屬先祖亦多此土之人、其山川勝形、悉所曾聞、是以有人舊國之思、夜衝雨抵照源寺、拜先侯墳、



七日乘舟直抵官驛爲直道所謂七里渡是也遇雨則不能航例必泝對馬川枉道佐屋是日雨放舟對馬川入木曾川兩岸築堤鞏固田膏沃雖尺寸惜而不與之水長島城在堤外舟行低不得望花柳時々隱映蓬間窺視午時始上岸松浦侯西上旌旗帷幕艤舟以待道北見中村戶不踰數十豐公產此遂勃興并天下開氣之生英雄不必在邑里之巨纒又北望名護屋所謂天主聳然起于雲霧之中鴟吻以黃金冶造光輝發越天下以爲名城諺曰伊勢以津聞津以伊勢鳴尾張名護屋今以城池而飛聲侯國富饒莫勝於名護屋五穀之美以尾張爲天下之最宜矣侯有斯國居諸侯上班熱田祠壯偉煥爛垣墻四繚植花柳方開帶雨垂低織田信長擊今川義元聞祠中兵器之發聲宣言神佐助我軍遂以取勝此祠也宿官驛

八日道南有大高墟神祖守信義不懼勍敵自爲將入糧城中謀略深遠天下聞掛望者實自其軍桶狹在道側織田信長襲討今川義元於此義元及六將死處樹碑表出信長之用兵每以神速取勝義元不備於此其敗亡自取也鳴海染成棉布作花草羅網雜彩百般名曰鳴海絞小板橋架境川尾張參河以爲界豐公賤時臥矢矯橋上見松下嘉平騮從過之乃謂曰在尾張則祿有三千石人馬擁簇應得似此今視參河國膏腴讓尾張意斯人祿必可有五千石者是言可以見二國肥瘠池鯉鮒驛東一里有在原業平墳古池沼架板橋曲折取勢得八橋名燕子花多生色香形象稍異他是業平之遺愛今猶存焉池則變爲田橋亦毀折已久矣風騷之士唯艷而稱之耳村老謂余曰此處古官道有二觀音堂東曰不騎觀音西

曰下馬觀音、若有暴人不畏騎馬通行、必駭逸墜墮、矢矯川、逕矢矯里、襟帶百川、故廣深、橋梁大者、天下莫如焉、葺理費用、年給一萬石之入、大樹寺、官寺也、  
府朝先君墳塋所在、而地接岡崎城、岡崎街市四十八曲、頗富庶、東市有妓屋、或說、儲君三郎信康之未廢、淫而好色、多召女京師、及事敗、放爲妓、是以岡崎妓特以顯云、童謠曰、岡崎女郎衆兮、岡崎女郎衆兮、岡崎女郎衆者、好女郎衆矣、或又傳、世謳歌神祖、謠曰、岡崎城主兮、岡崎城主兮、岡崎城主者、好城主、聲之訛、遂至曰女郎衆、換聖賢之名號、以褻慢之目、然鄙俗之無忌憚、類此亦多、世始學箏及三絃、初頭受此腔、次及諸雜曲、猶書字之以呂波、  
神祖數世在斯城、西扣尾張、東攻遠江、駿河、以移濱松、徙駿府、遂

以居江戶、故偉事茂蹟存參、遠者多、宿藤川驛  
九日、寶藏寺、在路側村墟中、以寺名村、寺門有松名掛、双帚、神祖爲童、在此寺、習字染滯已周、掛乾此松、乃所以有名焉、習字之紙、結定上方、每披之、二紙雙出、故謂之雙紙、或又謂書冊曰雙紙、亦此之類也、又揭下馬牌、亦官寺、村作麻繩鞋系黑索類甚多、赤坂驛長二人、皆松平姓、其先出自  
府朝之支庶、是以在民間公然稱之、國府村、今讀國若古、古昔置府於此、管轄一州、於今富庶踰他村里、有一路岐出、怯今切險者、必由此道、以支行、至濱松復合、命曰氣賀道、氣賀、村邑也、其所經由、此邑稍大、故名、吉田城西有豐川流焉、豐川、矢橋川、大屋川、衆水中之巨擘、有此三派、所以名三河國、拜  
太廟於伊勢者、放舟下此川爲捷、然非官道、又有風濤之懼、千金之

子必不逕也、白須賀驛西溝渠、立境川之目、其東為遠江、對有近江、故曰遠、三百年前、南海颶風、巨濤掀揚、林壑蕩盡、畛域滅沒、遂合江為海、是以荒居舞坂間、非舟不能航、江中元有濱名橋、和歌者流詞中所言是也、橋西有橋本驛、皆沒水不存、今之橋本村、古驛殘破之餘、新居始稱荒江、以尋常村落在今驛南地、後移此為驛、改曰新居、亦以其遇難、曰今切、有關門面水、因險設也、十日、出關買舟、雨降、舟底縮首、往々觀沙鳥躍魚、至舞坂上岸、海錯甚多、濱松城、

神祖中居斯城、與武田信玄接戰、才武耀然照世、味方原犀崖在城外、戰敗、洞開城門以待敵、敵怪不敢入、及敵退、追而再進、大戰、其勇銳傑、驚實大義、所鼓舞也、天龍川、双流滔々、得大天龍小天龍之目、承源諏訪湖、比日雨、波浪上沙、西涯益廣、東岸有池田村、

古以為驛、今廢為村、此距見付驛三里、有捷徑、逕一言坂、

神祖嘗敗甲軍追急、有安間平次彌者、竊指示捷徑、追兵多出于大道、其入捷徑者、本多平八郎於一言坂據阨擊退之、平八郎膂力絕倫、氣概蓋世、每臨軍執鎗、所向無前、鎗秘四尺、鋒亦四尺、嘗執立于野、蜻蜓觸為兩斷、因目其利曰蜻蜓斬、

神祖亦常戴頭兜、上注牦牛毛、軍裝之美、潔白如雪、甲軍為之語曰、神祖有二長物、唐之頭兜、本多平八、俗言牦牛尾曰唐、故曰然、見付驛有冷酒、清兵衛者、

神祖在軍而渴、清兵衛饋酒、不待其醞而即嚙之、乃酬賜之以冷酒、為氏、亦飯左太郎之類、英雄之舉、真率褒賞、子孫榮之、有踰封侯、人之東征、或至此驛、始得見富士、故名驛曰見付、見付之為語、謂始認也、

十一日、嘗讀甲陽軍鑑、聞甲將樹田甚五郎忠勇、敵中全軍而退、久感激焉、因訪高天神遺墟所在、土人曰、在掛川南二里許、其時城無定將、部將數名糾合以守、大兵攻之、歷年不休、城中疲勞、衆議乞援甲府、甚五郎獨不可、曰、甲軍近者敗于長篠、老將多斃、今休兵養威、待時以謀再舉、斯城圍重、使部將來、則必不能救濟、若大將親至、雖幸得勝、而不足爲武、不幸而有負、何以成後圖矣、使城終破、則如他部屬、雖我無如之何、於甚五郎一隊、必突敵陣、完全以還、後城破、果如其言、掛川城西岐路樹綽櫻、爲秋葉鳳來道、鳳來寺爲佛宇、在三河、秋葉大神禱此消災、其山隸遠江、城二百年前、我

山恐有誤

先侯治之、凡有營造之事、書其起山之月日、主更工匠之姓名、約之棟梁、曰棟札、東門有

而溪恐有誤

先侯時棟札、驛吏曰、前路大堰川、爲雨暴漲、不可敢涉、近河而溪、則百物踊貴、非便、即宿、日猶午、十二日黎明方發、日阪驛、掘取蕨根、製粉作蒸餅、佳品、自此至金谷、石路盤陔、有一大石獸踞、一面款識、南无阿彌陀五字、所謂夜哭石也、有松復同名、土人所傳甚怪、不須記、上青樹坂、望海面、金光躍而不定、浮雲蔽天、海上纔開、日氣專射、故特異於常日、菊河、上流發于溪間、有菊糴生、故名、有誓願寺、北據山上、溪上多葛枝、節誕濶、採以紡績、其布精細、懸河城多產、比之他邦、爲尤美、大堰河、泅夫待旅客、貴者乘輦、賤者騎項、輦非四人以上不昇之、騎項則單夫已、是日所謂九十二文河、水及涉、夫肩呷啞發聲、助勢、予亦勵聲勉之、凡論水淺深者、以錢高下、酬涉夫之數也、卑者七十錢、高踰九十五錢、不復敢濟之、駿河國中水大者四、富士川獨

駕舟大堰川、阿部川、與津川皆涉夫負渡、以其水峻急、且去舟橋特阻、藤枝驛、即田中城郭、八幡祠、有古鐘、弘安中鑄造、銘文存焉、岡部驛、訪杉山清藏、士方之伯兄、予與子方同窓四年、予還江戶、欲爲士方取去家信、不圖士方出迎曰、祖母有喪、奔至在此、復將往江戶、請同去、乃止宿焉、十三日、在岡部、清藏告欲游竹園、乃至、鉅竹秀密、大底一尺圍以上、約生筍時、再遊、飯食、躡富士嶽、十四日、宇津山、通大道、非古所謂薦細道、偏仄縈紆者、所謂十糶子、或紅或白、每串十粒、如念珠、豐公東征、單騎出此、農夫忠右衛門見馬履既破、走着新履、公償以外套一領、神祖亦至、賜茶甌一枚、於今并寶藏之、釋宗長庵跡在溪上、駿河山水明媚、今川氏好文、故一時儒釋知文字者多留不去、阿部川

東岸賣餠、餠甚美、故世呼餠、餠曰阿部川餅、上流諸村、栽茶、製造爲利、駿府、城隍雄深、市井九十六坊、

神祖讓天下後、安居攝養焉、爾後使諸侯瓜時、交代守衛、去城一里有久能山、特立與連山、不續、使南海、瀆其下、石階曲折、凡十七重、廟寢門、廡樓臺、精彩煥發、蓋日光則以幽深而靈異、此地以做濶而神祥、可謂固無軒輊矣、與津驛、西頭山、出薄海角、清見寺、在山半、山水清麗、土木瀟灑、前有三保洲、後有富士、天下寺觀、大率雖占勝地、則無出此右也、慶長中、朝鮮聘使其死葬、子孫復來聘、修祭祀之儀、門墻廟宇、增葺理新、扁曰永世孝享、宿逆旅、十五日、渡與津川、上薩陲山、東行者、每觀富士於左、而薩陲獨觀之於右、且隔水望之、上下隱映、奇絕特殊、欲譬無物、欲言無詞、但栗山先生有詩、庶乎與此相敵乎、詩曰、誰將東海水、洗出玉芙蓉、

入  
蟠地三州盡，插天八葉重。雲霞蒸大麓，日月避中峰。獨立元無競，自成衆嶽宗。路本在山下，施之山上者。明應中所通，人往山足，則有風濤之畏，而無今佳眺。且又當潮汐急漲，則迅疾奔走，避就巖穴，且避且奔，遲速爭瞬息，惟不與潮頭觸。是欲不違顧其他也。故其地有親之不知子之不識之名，其名不祥，不可以爲訓。仁山氏與弟直義鬪牆而戰于此，是亦父子兄弟相忌之甚也。稍下山，酒店燒釜，頗有佳名，所謂田子浦，亦指此數里間地。山邊赤人和歌之詠富士處，蒲原驛有墟，北條新三郎所據，蓋守小田原氏西界也。東兼關東，西取駿河，少半宜哉。小田原氏一時兵威之熾如火也。新三郎後人佛號幻庵，常參廟算，中古僧兵少，暗將禪機微有資於輜略乎。富士川石高流急，出於甲州，注於駿州，從高下卑，傾波委射，橫突船腹，故篙之者俯仰太力。吉原原二驛，皆富士麓，仰

止者正相對，遶顏咫尺，然無良緣，則雲雨數日，一行不得窺其半面者亦多也。富士或作不二，言其無對，作芙蓉，詞人言其形容婀娜，或言琵琶湖陷而此山成，一夜之所凸凹，恐妄。山形修正，如聖人君子之正形而立焉。天地融結之初，造化神物所成，我日東之表鎮，而非俗論紕繆之所誣也。其東南中腹，一山耳附，寶永中，山焚噴土自成，於四面削成之形，似微生玼類，而亦不足累名山。頃年文士有躡其頂而嘆其奇絕者，予亦欲登未遂也。宿沼津，夢極履富士頂，自以爲感觸。

十六日，城東山王祠，側藏大釜，半破裂，相傳源將軍賴朝田于富士，爲群卒炊爨，黃瀨川流于村中，賴朝就東岸布陳，嘗欲與平氏戰，弟義經率與羽兵來會，離愛情密，以此終始，則焉有後年之乖離，千貫泉出駿河而溉伊豆，伊豆得因以耕耨，故年以錢千貫償

之、故名、吾邦千錢爲一貫、二國亦斯水爲界、伊豆聲與出同、一國形勢斗出南海、地脈墳起、不作平土而爲山丘、三島箱根財帶于鄰壤、三島神祠、堂室深邃、朱樑金璫、瞻禮生敬、是即箱根山麓、所謂箱根八里者、曰始此至小田原、山中村、營壘在高、小田原氏欲以當豐公兵、豐公率大軍進攻直拔、藪內匠、渡部勘兵衛、成合平左衛門等先登顯功、小田原氏始懼、嗚呼亦晚哉、箱根絕頂以山太高無田、一驛丁壯惟行李賃送、家屋非逆旅則酒樓、食舖、別無業爲生、湖水渺漫在山上、如掌上盆盎、關門據其岸、小田原侯遣臣更番守之、方今天下諸關、箱根最險要、誰苟亦嚴、權現祠、在湖北、古木鬱葱、石磴沒苔、曾我祐成時宗欲復父仇、精禱得志、自古現靈異爲多、寺有刀一柄、二人刺仇所用、所謂赤木柄刀、二釜款識數十字、不可讀、文永中造字可讀、山東下、比西上則殊峻險、擊

山、二峰聳道北、兩相肖、故曰孿、是箱根最高處、在江戶近郊望之、蒼翠駢列、衛富士脚、湖水下流、一溪宛轉、湯泉生七所、謂之箱根七湯、能驗疾病、浴者冬夏不斷、早雲寺、門扁曰金湯山、鮮人雲峰書、古鐘、元德中造、北條氏五代碑碣存列、遺民於今在農商間、謁掃除、宿小田原、

十七日、酒勾川、冬成興梁、三時徒涉、酒勾、古驛、妓館頗多、鎌倉少年秣袴、游蕩失節稍多、雖孝義如曾我兄弟、或一染指、士大夫相會、猶或使妓行酒、考見古今風俗、汗隆、上有制度品節之盛、下存忠貞禮義之操、非可比我

有源氏者、梅澤、大邑、其實不讓驛、唯無郵站耳、高麗寺、山老松茂生、江戶西郊、唯有此一山也、其他江戶所謂山者、特丘阜耳、馬入川、舟船通行、旅、水發、甲斐猿橋、物徂徠所銘、橋之奇而危者、風雨

迅疾、周年浪跡、心急於欲還江戶、繪島、鎌倉、路程非遙、非再舉難期、故不過之、直走投宿藤澤、清淨光寺、巨刹也、日既沒、不敢上殿、  
十八日、早發、登金奈川臺、酒樓命酌、進杯士方、次及士穀、江戶既在近、以慰長道勞、且說歸入之喜、臺有江山之美觀、割烹依椒都樣、囊中垂空、買一醉而止焉、士方笑曰、不飲於天下之名山、而方飲於是臺、子亦謂山水之觀不若都邑之游乎、子曰、否、聞宗祇宗長等書、每梗塞道路、欄住關門、不遂其游者多也、我今逢治世、四海一家、發東方、迄西極、其安如行枕席上、山水之奇、无遐而不探、其樂何以易之、士穀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請復速馳道、予二人乃諾、日暮入江戶、報之邸、  
公引見、間以遊蹤所及、謹對梗概、謝恩退次、尋有立教館學長之

命、賜俸祿、歸養母氏、長崎者、此游之極遠、而予在長崎得母氏書、曰、度支君奉命赴越後、我亦當同去、然心所不樂、予今還在母氏未發之前五日、嗚呼、我公修先王孝治政、洪覃德澤、而無竭焉、以及草介之微、使母氏無離桑梓之悲、而予得奉菽水之歡、故記前日之遊蹤、而說我之所以有今日、以歎君恩之無彊耳、

有方錄終



原書不分卷次、特割爲三綴耳、今從之、先生之有此錄、起於二十九歲之夏、而止於三十歲之春云、

（以下為原書內容之影印，因字跡模糊，無法逐字轉錄，僅能辨識部分詞句）

### 第六編三丁裏四行目及七行目貫ハ貫ノ誤 廣告七行目持參ハ所持ノ誤

#### 廣告

蒙齋先生ノ著述ナル樂使錄ハ常所ニ持合セナク因テ同志者諸君中御所持ノ方ハ御貸シテ希フ  
蒙齋先生文集前編ニテ結了ニ付別紙ノ通り製本表紙ノ内外ニ張ル用紙ヲ加ヘタリ同志者諸君適宜御製本ヲ希フ  
尤モ上ハ（二合冊）中ハ（三合冊）下ハ（五六七合冊）ノ見込ニ付預メ御心得置テ希フ  
生等前修遺書ノ編纂ニ從事シテヨリ四方ノ同志 樂翁公ノ御傳記并ニ御遺著ヲモ共ニ編纂スベシト勸誘スルモ  
ノアリ意フニ 公ノ御傳記御遺著ハ勿論編纂ノ一ト誤認セシ人ナキニシモアラザルガ如シ生等カ遺書ヲ編纂ス  
ル主意ハ已ニ緒言ニ於テ明ナリ故ニ又勸誘者ニ對シテ多言ヲ用非ズ然ルニ今ヤ此ノ如キ勸誘者續々トシテ出ヅ  
豈黙止スル一ヲ得ンヤ因テ意旨ノアル所ヲ表白シテ四方同志ニ告ク  
生等嘗テ之ヲ聞ク田内月堂翁曰ク致仕シ玉ヒシ後平戸侯ヨリ御著述ノ中彼ト是ヲ借シ與ヘ玉ヘト乞玉ヒシ時何  
レモ火中シテ花月冊子ヨリ外ニハ何モアラズト答ヘ玉ヒテソレヲ參ラセ玉ヒシノミモトヨリ投火シ玉ヒシハ世  
ニ殘スマシク思シ玉フ者カラソレヨリ先ニ傳寫シテ所持セシ者モアレバ今更イカハハセン云々蓋後世ニ傳フ可  
ラザル者モアリ亦御心ニ盈セ玉ハザリシ者モアリシカ必深意アラシ此後生小子等學淺ク才疎ニシテ 公ノ識見  
ヲ窺フ能ハザル者ノガ敢テ議スル所ニアラザルナリ然ルチ唯御遺著ナリトテ漫然編纂刊行セバ是レ 公ニ背ク  
クナリ 公ノ罪人ナリ生等之ヲ爲スニ忍ビズ故ニ敢テ爲サザルナリ且御傳記ノ如キハ 公庫自ラ其書アラシ生  
等カ敢テ私ニ編纂刊行スベキニアラザルナリ此生等カ御傳記ト御遺著トニ關セヌシテ唯舊藩諸先輩ノ遺書編纂  
刊行ニ止マル所以ナリ幸ニ之ヲ諒セヨ

